

《心理科学进展》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网络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的文化差异：辩证思维的影响

作者：陆敏婕 王苏宜 陈晓媛

第一轮

审稿人意见：

该文阐述的研究课题旨在通过实证方法比较东亚与西方社会在网络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方面的差异，并尝试揭示潜在的文化动因，尤其是辩证思维的影响。这个课题不仅具有理论价值，同时对于理解现实世界及网络社会中的跨文化差异现象也具有实践意义。然而，文章或研究计划中存在一些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探讨的问题。以下几点建议供研究者参考：

意见 1: 在网络舆论语境中，探讨网络极端情绪通常与特定事件、话题或认知对象紧密相关。它不仅仅关乎情绪本身或情绪的效价和强度，而更多地与具体事件或认知对象相结合，形成了包含认知、情绪和行为意向的“态度”。因此，如果只单独讨论“网络极端情绪”中的“情绪”而忽略认知、动机、行为，可能是不完整的。

回应：

感谢专家的意见！个体在网络上的情绪表达和行为表现的确受到认知、动机的影响，不能将认知、动机、情绪和行为割裂。

首先，我们所考察的辩证思维是社会认知的概念。根据定义，辩证思维和线性思维概念其实是为了区别东西方文化在认识世界和事物的方式上存在的差异，是个体的朴素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所以在个体的心理过程中，辩证思维属于个体社会认知的范畴。除了本研究关注的情绪体验，其他研究均表明，辩证思维对个体的认知、行为也有着广泛影响。这部分文献我们已经补充到了本文件的第 9 页，以补充阐述辩证思维作为一种社会认知对个体产生的影响。

另外，其实本研究提出的辩证思维可能影响网络情绪的机制，其实也是通过影响个体对情绪事件的认知评价（更矛盾、好坏参半的认知判断），从而使个体的情绪体验更不极端。另外，我们提出网络情绪表达传播会受到文化影响的机制，是因为个体有着迎合自身文化价值观、获得社会认同、避免社会拒绝的动机，所以才会在网络上表达和传播符合文化表达规范的情绪内容。因此，我们考察辩证思维如何影响网络情绪表达和传播，其实也是从认知、情绪、动机、到后续的情绪表达传播行为的整个心理过程。正文中，我们补充对以上内容的论述，以补充阐述在网络情绪的传播和表达过程中，认知和动机对情绪的影响（请见本文件的 10-11 页）。同时，我们也对理论框架图（图 1）进行了相应修改。

意见 2: 在经验观察中，我们注意到中国网民对某些重大事件的反应常常带有极端情绪色彩。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很多相关言论和帖子可能被删除，关键词搜索受限，导致对相关事件讨论的追踪变得困难；而相反一些事件下的网络极端情绪表达，是被默许、允许甚或纵容的。面对以上情况，该如何有效控制“不可控力”，以便相对客观地比较分析东西方网络中的（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是一个挑战性问题，该研究计划应如何应对这一问题？

回应：

感谢专家评审的问题！确实如此，我们应对考虑中国的舆论审查可能会对个体在网络上发表言论的影响。目前，我们修改了研究一的设计，对抓取数据的社交平台进行控制，选取同一平台上的数据可以帮助控制平台运营带来的影响。我们将选取推特平台。另外，过往跨文化研究中，一般将西欧、美国文化作为线性思维模式的代表，而将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文化作为辩证思维模式的代表（Schimmack et al., 2002）。在最近的跨文化研究当中（Hsu et al., 2021 等），学者也是考察了推特上的美国用户和日本用户发布的推文，来考察网络上情绪表达的唤醒水平是否受到文化价值观中追求的理想情绪状态的影响。

参照这些研究，研究一中，我们将改为在推特平台上爬取美国用户发布的英文推文和日本用户发布的日文推文来进行情绪和行为差异的跨文化分析。在研究二和研究三当中，因为是实验室诱发的情境，所以将设计虚拟的网络平台来尽量避免平台言论审查带来的影响。这些在研究上的改进已补充到本文件的 12-13 页。

另外，在研究二和研究三中，选取情绪事件时，也会避免中国网络审查的敏感话题，尽量保证社会事件和话题本身具有跨文化一致性，避免因情绪事件本身的因素混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还考虑第三种解决方案，就是招募中国香港人、或者居住在美国的华裔来尽量控制政治因素带来的影响。过往研究在考察文化差异的时候，也会招募亚裔、欧裔美国人作为东西方文化群体的代表。由于这些方案涉及政治意识形态，所以我们没有把这部分内容放入正文进行论述，望专家理解。

意见 3: “混合情绪与极端情绪是对应概念”这一论断有待商榷。例如，悲喜交加可以视为混合情绪，但同时也可能是极端情绪（高效价、高强度）。这又回到了第一点提出的问题：极端情绪、网络极端情绪到底指什么？如何界定和操作化？理论上的和前人研究上的依据是什么？

回应:

感谢专家的问题。对极端情绪和混合情绪的定义、辨析和二者的关系，也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心理学研究中，没有关于“极端情绪”的理论或定义。本研究中，为了让极端情绪有更好的可参考的理论定义框架、可行的操作化测量和计算，我们参考了混合情绪研究。正文中，我们对这个部分进行了更加详细和清晰的介绍和陈述，具体内容请见本文件的 9-10 页。

意见 4: 该研究计划似乎将网络“非极端情绪”等同于那些低效价、低强度的情绪表达，或者更多表现为混合情绪的形式。关于东西方在这类情绪表达上的文化差异，无论是否受到辩证思维影响，事实上已有学者进行了探讨，并非全新议题。

回应:

谢谢专家的问题。辩证思维影响混合情绪导致情绪的文化差异的确已很多有相关研究，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混合情绪体验。情绪包括个体的对情绪事件的评价、个体的主观情绪体验、个体的情绪表达和调节管理等多个心理过程。前人对于混合情绪的研究多关注情绪体验，而这种体验是否会被个体表达，是否会在网络上得到传播，是否也会受到文化价值观、辩证思维的影响，据我们所知，还没有研究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个体在网络上是否会表达和传播混合情绪，这也是本研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作出的创新和贡献之一。这一点我们在本文件的第 9 页进行了补充。

意见 5: 研究构想部分虽然提到了采用多种传统及前沿技术，但对于如何具体进行研究的详细描述不够充分。例如，在使用大数据技术时，应详细说明如何利用数据挖掘和情感分析技术捕捉和测量特定事件话题周围的极端情绪表达和传播。在仿真模拟建模方面，需要详述所选 agent（个体行为模拟主体）的基本特性及其互动方式，以及这些互动如何非线性地涌现宏观模式，以及背后的假设基础。此外，还有情绪的表达规范等概念变量如何操作化。总之，研究者应在技术应用的具体操作层面提供更多细节，增强研究方案的可操作性和可信度。

回应:

感谢专家的建议。我们已经把每个研究的细节补充到了正文的 12-16 页。

另外，本次修改中提到的新的参考文献也已经补充到正文。

第二轮

审稿人意见:

对作者们针对审稿意见的回复与相应修改表示基本满意，无进一步意见。

编委意见:

请针对以下编委复审时提出的两条意见在文中进行相应修改:

- 1)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已经更新至第 53 次，相关数据可更新。
- 2) 文献第一条，董颖红的博士论文，作者是她自己，不包括她的导师乐国安老师。而且，这是 2014 年的博士论文，距今已有 10 年，不太适合本文所在的这种快速发展的领域。建议引用更新相关文献，体现出“进展”。

回应:

感谢专家提醒及意见，已经在文章第 2 页修改为最新数据。第四页处引用文献已经删除，并补充引用了最新的参考文献。